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念菴文集卷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寶

謄錄監生臣何均

欽定四庫全書

念菴文集卷八

明 羅洪先 撰

詮著

別朱子韶語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體莫
非己也識得是己敢自賤其身哉戒慎恐懼而惟恐或
入於非僻豈曰自成亦所以成物以一身而為天地萬

物成敗不已大乎夫是之謂大人今世儒生學士舍射策無所用其力矣即有知者不過談說理道其致身固不若射策之篤且精也故進不足以達志退不足以自庇其身詰之則曰吾率其常不敢以自異也夫射策小藝也猶且疲心思窮年歲求而不獲不憚勞也至於改過從義於子臣弟友之間求庸言庸德之必謹者夫子所未能而憂其弗踐其志者也固以為尋常易之此義弗明天下將何賴焉朱子子韶質甚篤厚與余會者數

四心頗愛之愛之而弗以善告姑息也非子韶所望於
余者也

別宋陽山語

今之談學者多認良知大淺而言致良知大易蓋良知
本於不學不慮之虛體而後有知是知非之流行今認
知是知非之流行盡以為良既不免於浮漫而不根又
謂不學不慮之虛體無事於存則終不免於馳逐而化
物譬之於火謂星星之火有異於燎原固不可謂燎原

之火不加於星星亦不可知是知非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也愚夫愚婦則星星也聖人則燎原也自星星以至燎原其蘊積鬱煽賡續廣大必有次第而顧持星星自足措之於用不可耶故吾人知是知非不足以為事物之主宰者以其不盡出於虛體故也今使人順知是知非之發而一無所存是取足於星星之譬有不燼滅者乎欲燎原者必能存乎虛體如赤子然無以人為之私雜揉乎其間則於是非之辨若無以甚異於夫婦之

愚至其堅凝不搖洞徹無蔽則與愚夫愚婦天淵迥殊
故曰智之實知而弗去是乃所謂致良知也同一揖遜
也有矯媚者有用情者吾嘗一無所存率吾之良知而
揖遜而以矯媚為用情時時有之不自知也同一交際
也有貪黷者有誠享者吾嘗一無所存率吾之良知而
交際而以貪黷為誠享時時有之不自知也豈惟不知
又從而掩覆之其甚焉者又將以不事掩覆為直遂為
任性而良知之發蓋無幾矣君子無終食違仁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懼其易失而務有所存故懇切若是也今曰良知萬古不息自不能泯吾特依之而已其所存照有所收攝皆為未悟良知真體而然然則聖人之兢兢業業果何謂耶豈亦未悟良知耶侍御陽山宋君將如京師以書別予深病今之談學者紛紜於異同之辨以為未有契於良知也已而送之同江誦予所聞君不鄙令遂書之予聞良知最久而從事不力固嘗苦於身病非敢藥人之病也君尚以瞑眩而投予哉

別凌海樓語

嘉靖己亥予訪東城林子海陵林子不予鄙攜其門人
與士友數十人胥來問學幾日乃去又明年林子卒京
師而予已歸田每憶往事未嘗不有感於存亡離索之
故自考所學又未嘗不有愧於今昔玩愒之久也甲寅
海樓凌君來為永豐始至有聲問其鄉出東城之門為
之色喜明年會於玄潭以事東城者事予為之憮然當
與林子論學時年壯而氣盛又竊有四方之志於學問

所操不切切然獨議論同異未忘於心今冬遊記中可
考也十餘年來變故之更涉憂患之摧剥意見消而缺
失露回視往事有不可復追之悔海樓在永豐潔已奉
公惟恐事有累於吾民而調停劑量可否之間又皆曲
盡其道予方仰羨而海樓以予一日之年屈身而事之
不已過乎海樓滿考內召且至瀕行別予不相值念其
勤懇不可虛也則謂之曰君知聖人之學亦由海樓之
治永豐乎夫心本無事而常定者也有物累之動斯多

危譬之於民征斂急而刑罰暴反側頑獷不易馴也先之以虛中毋以世之可歆羨者雜乎視聽懼其累之也無累則心存矣心存不能以不應應不善者中弗虛也酬世接物雖極紛撓轆轤之來而皆順其自然之則不遺乎外不失乎內必調停於致力者乃得之是故主靜制動擴然無極夙夜緝熙月有所將至於首出庶物與天為徒則今報政之期而榮寵日臻之効也漆雕難仕曰吾斯未信難之也君易其難矣有弗信於此也哉且

吾民與吾心遠近難易相去何若抑言有之堯舜事業
只如浮雲過太虛至謂其心至今尚在又何其輕重小
大相懸也由是推之得其心雖不見事業亦可也海樓
豈以事業累心哉無累於心則可以永豐可以天下可
以榮辱可以進退斯說也予病未能而志弗已也東城
不可作矣予與海樓幸存庶幾無負久要之誼

別陳雨亭語

嘉靖丁巳冬常熟雨亭陳君以進士出知永豐余嘗遊

迨一再語未深知也已而聞永豐之頌自檢若處子視
民若慈母御跳梁獷戾者言語姁姁若訓其憐愛子弟
絕不能以疾言厲色加人久之近而城市遠而村鄙咸
倚以生不知令之終去我也余始異之又踰年就敝廬
問學焉其志駸駸聖賢之域其氣斂靜能謙以處人稟
受則皆雙翁先生之旨余無能相益也四年辛酉夏六
月會閩寇數千人突入境聚散倏忽叵測既畢力防禦
是月十八日迫城下君親冒矢石乘埤垣督戰守六晝

夜不懈寇不得間退如峽又三日而君且內召永豐之人既素倚君會初出之水火而登衽席遽奪以去則益相率攀戀不忍舍又自知勢不可已而期不容緩也則攜老幼擁車灑泣步而隨舟者蓋若干人君過桐江道路戒嚴遣尺書問學焉余告之曰君知禦寇乎其知學矣當寇之突入而迫於城也使兵不素練器不素具計不素定其能猝應否乎即猝應其能必勝否乎是故制治未亂者聖王之道也養於未發禁於未然者聖人之

學也終日欽欽有若對敵名將之烈勲也必有事焉勿
忘勿助君子之集義也當君在嚴城中目無汎視耳無
雜聽即有竒瑰之觀詭異之好莫或干之何則吾所重
者有在故也學之於道也亦若是知其所重精神心思
凝結專一妙通鬼神無弗勝焉已君今去嚴城拜寵命
自此陟崇據顯不啻脫幽圜而入層霄也雖然君其毋
忘永豐乎傳有之素位而行無入弗得即有於天下非
粹應不之辨蓋言學也素非必勝不足以言得非在嚴

城不足以顯悠悠之情能知悠悠之非素則精神心思之用君所自試於永豐者余言猶有所不逮也而又何以相益乎哉

別蕭曰階語

嘉靖壬戌七月潮陽蕭曰階返自南宮過桐江來謁予方閉戶會鄉人言版籍事於是曰階留且再月相對語學之日可數也將歸請曰始端升就外傳先太史公命之曰吾不願汝講學世之講學者皆可也吾願汝立

好心行好事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做得十分便是十分好人矣端升不敢忘先生何以教之以庶幾不辱予告之曰而翁其務實者乎雖然世稱十分好人孰與孔子孔子言正其心矣不言立好心言敏於事矣不言行好事此其故何也自呼吸之頃以至於終身何莫非心自動靜之常以達之天下何莫非事立心行事之過與惡可指矣無少過與惡者順其常安得舉其一二而名之即如世人所舉以為好者一二名之又未可相襲

而遽有也是故理無定在欲事之好者莫若求其心之善善無常主欲心之好者莫若求其心之專時時不昧此心之靈是謂立好心時時不昧此心之靈以應乎事是謂行好事以此不昧者勉之已亦以此淑之人是謂做好人未嘗張講學之名亦未嘗嫌其名是謂真不辱惟學之專斯務實矣曰階唯然識其言而別

別周少魯語

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烟

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
實然不類者言此學常存亦得言此學無存亦得常存
者非執着無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此非可以倖至也
却從尋求中由人識取

別沈萬川語

唐虞之時只是安汝止工夫心有常止不易動搖此便
是真收斂處何等簡易後世全向動中分散只知向外
尋求議論多而學亡矣

書克齋卷

余嘗讀先儒言謂人常不忘有我意衣曰我衣食曰我
食日用諸事莫不皆認為我當時謂此語似粗學之即
易辨耳及今十有五年始知此語甚精要甚周悉孔子
告顏淵克己一言最盡姑舉日用言之視人衣食甘美
與粗糲直過目前曾不足以繫念一涉在身顧惜厭惡
頓殊至於田廬諸物莫不類此使其在身猶視他人則
觸處平鋪無復蹊界萬物一體真即此在矣程子有言

將此身在天地萬物間一例看大小大快恬此端緒甚
微意念纔起便落舊習與之相稔不復辨別旋復增加
猶自論理論欲論克治工夫此與盲人抵掌而談方輿
者何異司徒勾曲王先生有味於克己之義常以克名
齋與先生論其義者甚衆余覩而省發深媿自治不勇
十有五年猶未能會悟先儒之至訓因書就正亦且以
為久要

書黃謙甫卷

謙甫別四年再見見而各計其歲之所獲惘然不能自釋也將別求所以語之者余初學農姑以農喻農之耕也計歲而獲者也一失歲則皇皇焉無所於之矧於再歲而又倍之者耶彼誠計衣食於軀命之戚也失歲矣而無所戚則必有他望可知今與謙甫別四年而無所獲然又無所於戚與戚矣而不至於皇皇焉無所之則性命之所寓者其亦有在乎而人莫能與知也行且察之異時再見其無若今日之虛腹矣哉

書退省卷

晴川先生書曰學當求病痛所在而砭鍼之想更得力
或謂聖人教人只是直示本體未嘗說及病痛不知參
魯柴愚非各人所受之病耶洪先聞之悚然敬受及讀
先生謂弟洗心君有曰退而省察於念慮隱微之間果
能皆得其正而不失其本體之明矣乎洪先反覆慮之
是凡為學者務求得乎其正以不失乎其明者乃吾之
明善以誠身如是而不能盡然皆病痛之所在也即從

而決去之然後有以復其本體此誠之之功擇善固執者也夫人固未有無病者然未知本體則亦未能辨病痛之所在未知復本體則亦未能望病痛之必去譬之於行趨家者其主也辨歧惡其有與家相違者也譬之於禮樂養生者其主也治病去其與生相戕者一也良知在人宜無不自知者然言說之偏亦足以眩心而淆性非時時省察於念慮隱微之間固未有能明善者夫未知孰善安從固執未知所執得失奚辨蓋不深求

之隱微而止出入於一是一非不免展轉相尋而未得乎本體之明雖曰去病實不離乎念慮纏繞雖暫止息於驟發之時而未能斷於未萌之始固非謂本體易復欲事去病亦非謂不問元氣漫求去病者也未知先生之意謂之若何洗心君試為問之并俟面究

書龍華會語後

嘉靖戊申仲冬西石王君聚九邑士友於龍華旬餘而後別將別求東廓先生之言以為久要先生於是追錄

其講語條列而聯次之以致切磋之意明年持示不肖俾續其後不肖反覆先生之言於經傳中所載大約解釋明白令人反身自省較之平日書冊之研窮若談異時他人語者萬萬不侔從此而善進可以自得無疑矣安用贅哉嘗自病資質凡庸談學者二十有三年往往逐人口吻學人步驟未嘗有特立不拔之志以探千古不傳之微邇來自驗凡所以如此者皆緣欲根未除故隨在染着耳既有染着縱令解釋得去亦與自己無干

當下循省不為無功其視德性相將背馳與談異時他人語又何別也欲之有無此心自能覺得是謂明德不由安排推測時時斷絕不得是謂德性覺處無有不是是謂善無有別物是謂約無有不宜是謂義此件原無竒特聖人如此愚人亦如此是謂庸德庸言從此處作用是謂發育峻極為三百三千又謂之博雖屬作用却又原無物謂之靜動無端無二物也常存此覺不得有混是謂戒慎恐懼有未至者求以至之是謂徙義錯後

自反不容停留是謂改過全體完足是謂復無二功也而所謂官職貨賄技藝事功雖若甚粗然人人未有能出脫得盡者則皆所謂欲也夫覺處人人有之宜易存也然所謂欲者亦人人未能盡皆出脫則所謂雖有存焉者寡豈不為世人之患歟夫欲者我自欲而覺者亦我自覺也我既欲之而亦自覺之又從而去之而欲竟不盡出脫然則所謂德性者果安在哉我自不欲則無所用其去之力而所謂覺者曉然其中若是者亦嘗

試有之乎有之則欲之易以去與覺之易以復者其幾
在我顧自斷者何如耳未有為之而不成求之而不得
者也然非未可以解釋求之得其似未有不咀其真者
也此不學者之始事也不肖資質凡庸年久而猶不能
出脫於是視君之銳志誠當多讓故申東廓先生之語
復之俟君出脫盡時書以報我則諸解釋語可以一笑
而破矣君以為何如

書馬鍾陽卷

余去歲走匡廬冒暑歸鍾陽馬君將期會南浦風便舟
駛不竟初盟踰月以是卷索予近作久之未暇執筆今
夏復入天池往來海上每瞻棠樹輒動依依抵舍覽卷
勃然興懷方擬之辭而君山東之報至矣回憶初盟翻
成別調豈非數耶君書札往來未嘗不孳孳以躬行為
先以寡欲為要尤以空言少信為深耻聞其人即欲痛
絕嚴拒不少假以辭色往往以余之不擇為歎其居官
謹於持法敏於集事而厚於用情雖未嘗皦皦炫暴而

聲聞四馳官至右轄尊榮矣聞其家朽椽敗瓦歲入不足以自給閩之士論以為稱首嗚乎使講學者皆如君其尚有遺議以病吾黨者乎今且別矣切磋既未可期則將何以為贈聞之古之善寡欲者非有欲之後而務去之之謂也防於未然不復萌動焉爾矣吾心固不能以無欲也防之而使不復則亦未有自然廓清之期如是而學猶之聚兵峙糧以冀寇之不我侵比於無備者遠矣彼寇猶與我相持非所謂做戒無虞也善為治者

保無虞善寡欲者保無欲無欲者吾心之真體天下無以尚之者也辨乎此而順以存之虛以養之譬之於民畊田鑿井養生送死以各遂其有生之樂如是四境之內皆吾之赤子弧矢之利皆所以自守也誰為寇我所謂天下歸仁雖有萌動焉者寡矣夫是之謂寡欲率是寡欲者以施之身是躬行也推是寡欲者以加之民是美政也夫是之謂聖學生有悟於此而愧未之能行君有其具得其端在致其精而已矣敢述以請若謂心無

無欲之體而以理欲交雜為疑則至善終不可得而止也若謂保無欲者頗難為功此則存乎其人不可得而執一論也矧君孳孳然問於不肖有不曉然於是者乎深山寡侶足音跲然輒有喜心况此學蕪昧久矣他日窺測稍真而君之造詣日粹使生動色於足音則斯卷也未必非左券也

書蕭天寵卷

泰和蕭子天寵在門十年近而玄潭青原雲津之會遠

而芝城象山江都之遊無弗得從四方君子切廟之訓
姻友交遊問難之詳無弗得聞婚喪勸相繁瑣之節田
廬盈縮棄置之宜無弗得與予之弗能無天寵猶天寵
不欲與予相失也天寵始讀儒書即治明法科在官未
幾倏出代遂得入銓司待次踰期矣猶不往一日問故
天寵面有慙色俯首對曰隆佑幼孤懼無以自立求為
明法稍別於庸人不知其不足為也入夫子之門而後
知吾之大吾方愧悔不暇又何往焉且縱往得官不過

効奔走甘啗喝忍賤辱以資升斗耳世之必不相容與
力之必不為知之審其孰與二三子者從夫子之後徬
徉長林大谷之中諷誦夙昔所聞以反之身求少自得
以報夫子不愈於心心覩覩者哉應之曰子以明法非
道耶亦為明法者非道耶抑亦視明法者為非道耶聖
人之治世也上下相維小大相濟府史之視六官百執
事特勞者耳必其簡而佚者乃得為道將委吏乘田無
聖人耶且其人固皆道藝之選今之明法責在弗選非

其人之罪也而之所謂庸人者何似非指小用其心者
耶此無係於位之上下小大也知吾心之大矣能反之
身則宇宙之維持豈不勝夫山林之觀躬行之密實豈
不過於談論之雅庶府之出納民物之利害豈不廣於
室家之務儒者之業主於用世而不聞吾與道林論大
學者語耶天寵津津色稍解踰年北行別予石蓮洞中
曰今與夫子相失矣不知幾歲年矣夫子忍無言乎應
之曰而知用其心無以庸人之小者雜乎其間其職之

冗也則猶助吾同江之役也其職之簡也則猶共吾石
蓮之居也又何言乎天寵聞之色慘然顧洞徘徊久乃
去

書周子仁卷

今之學者只有切己收斂務行實事以敦本質一切乞
言請益諸件諸皆削除庶幾有補於世教蓋凡內不足
然後有所藉於外此誠偽之辨也周子仁往來三至蓮
洞而茲來却索言以別予禁弗與臨行若迫謾書夜坐

詩以應俾能靜坐收斂將來必以此紙為贅矣而况容喙耶

書劉靜之卷

同年見川劉君攜其子靜之造予廬令執弟子禮且求有以教之因語靜之曰而年十八舉鄉試莫不榮其利達矣而翁命而稟學之意何居乎人之舉鄉試者莫不榮其行且仕矣亦知仕者固有萬世之業否乎昔者聖賢之視天下咸若手足骨肉之親而凡天下之與吾交

實鈞疾痛疴癢之愛蓋出於不忍人之本心怵惕惻隱
隨感自然非有所強而加之也志苟得行矣一邑一郡
即蒙其澤幸而大行明明德於天下天下之人日遷善
而不自知未嘗施其勞也志不得行修其身以淑人孝
弟忠信舉世且儀型之不幸而極於拂逆困否若匡之
圍涪之放有言不信窮之灾矣然後獨善其身無敢他
與然夫子在陳猶念吾黨小子曰歸歟歸歟至於卒老
於行顧曰我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必如是而後天

地始有所賴以遂生成之德而不至於大亂此聖賢之道之大所以異於老佛二氏者以其通天下為一身不以一身自私故也彼自食其力安匹夫之貧各守所長全曲士之節非不善也而不可以及遠自孔孟以後千餘年是道或隱或見若有待乎其人嗚呼茲非萬世之業哉故自念慮事為必致其精而不止於考文字譬良工之善利器自飲食男女必防其肆而不止於臨財利譬行旅之保斧資程課試之文猶古者之羔雉修辭以

厚誠端嚴謹之操猶處子之髡纓表志以示信欲有為
於天下必先求備於吾身愛惜吾身將收大效於天下
此學者所有事也信及此者措父母遺體於古人不之
信者墜造化靈氣於腐穢此道明則天地變化草木蕃
此道晦人各自私斯民無所於歸命吾嘗以語同志而
自反不肖甚慚於斯言靜之為改齋王公外孫其善源
有自又自幼不出而翁之庭無異見雜習撓其中聞斯
言能慨然否今赴南宮將盡友天下士其知持此辨品

類否白沙先生與友人云諸君急於入試區區迂濶之
論恐難驟聽然又不敢淺視諸君而謂吾言之無益而
不言也嗚乎靜之無以予之不肖遂負而翁命學之意
哉

書王龍溪卷

王龍溪君有丈夫子三人長曰應禎字以允成言成裡
而禎于周也次曰應祥字以允和言和氣能致祥也又
次曰應吉字以允修言修之吉者君子也君之望其子

也可謂至矣壬戌之冬至吉水訪予松原將別曰何以
誨吾子於是道三子性行甚悉且留一卷索書俾識不
忘予嘗誨吾子而有懼矣每誨子以道也輒思曰吾之
誨子如此吾果有諸身否乎則又惕然嘿然不能竟其
語今告三子何以哉憶壬辰歲與君處君是時孳孳然
神不外馳惟道之求汎觀海內未見與君並者遂託以
身不之疑今三十年君益自信以為無所事為學於孔
孟之教不啻若浼已者而惟老莊之是據然則君之誨

三子豈可量哉為之踟躕久之君之言曰允成和厚而牽於情牽情者近柔矣允和斷而長於才多才者近剛矣允修介守而志于古闕闕乎以之上進其可語也愚惟君之處家必有道以為諸子法身能確可以起柔身能忘欲可以用剛身能以聖為則可以考千古而不謬審如是即無望於三子三子者其能已諸夫身教者上言教者下徵人之言又其下矣君試思之謂之何如

書胡正甫冊

秦和胡子正甫之在山也與王子有訓歐子文朝為莫
逆既自常德僉憲擢四川叅議奉母南歸將獨身以往
則約有訓文朝聚松原證所學至則與居蓮洞盡出所
長相正將別復聚松原共求為久要者是時正甫見松
原志晤有收斂靜定語稍有難色子曰予之收斂靜定
非外事物酬應也自身驗之愈收斂愈周徧稍不靜定
即作用不切蓋直信此路時時可用蓋實說也正甫唯
之已而正甫曰志晤中今人乍見孺子入井心即堯舜

心必指無三念者言之未可盡廢言也予曰予謂堯舜
有是心而不起三念者兢業為之也但言心體而不言
工夫將工夫何在乎正甫嘿然蓋言有未盡也未幾正
甫將如蜀有訓文朝與王子信卿持一冊願書之以益
正甫予惟正甫所見甚至與論宋學則首明道而疑濂
溪論良知則謂學者過自信而輕外物居今之世求此
語無聞此語信之不疑尤不易也有訓思所以益何哉
亦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盡實也自朝至暮不漫不執

無一刻之間時時觀體相對是謂之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嘗若有歟於中而絲毫未盡是謂之見見與實非實用力者不能辨在余皆所不免然非正甫莫可語進也於是即所言書之以贈正甫正甫自蜀歸尚以實修者盡言之

書王有訓扇

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斯言也合內外該動靜無巨細貫終始而一之者也言其收斂謂

金定曰
卷八
之存養言其辨別謂之省察言其決擇謂之克治省察者言其明克治者言其決決則愈明而後存養之功純內不失已外不失人動亦定靜亦定大小無敢慢始終條理可以希聖矣有訓勉之

書門人扇 二條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此孔門用功口訣也白沙先生曰戒慎恐懼所以防存之而非以為害也此為矜持太拘迫者言乃抹病之藥無病則此藥不應遽拈平生不就

自身緊切處用功而為多言所轉垂老無成正當為戒
白沙先生詩云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於千休之中
而持一念正出萬死於一生者也今言休而不提一念
便涉茫蕩必不能休言念而未能千休便涉支離亦非
真念苟不知念則亦無所謂能休者能念不期休而自
休矣

書胡正甫扇

二條

區區初及第謁見吳之莊渠魏先生先生曰達夫有志

必不以一第為榮嘿坐終日絕口不言利達事私心為之悚然此生雖未敢汲汲於名位以負知己今回視之此身承當此言煞不容易蓋不榮進取即忘名位忘名位即忘世界能忘世界始是千古真正英雄始作得千古真正事業炫才能技藝以規時好視此路蓋背馳也

不知吾正甫自謂如何

始聞正甫進士報喜甚意正甫耿耿欲有為得此階級將來可展布若夫世俗所競皆在身家起念區區不以

此自待亦不以此待正甫正甫亦不以此自待也然在身家起念真為世道與不為世道此却即正甫亦未易辨吾見談學者矣往往藉口於道理而誠心實意各有所在他人如見肺肝而終身不悟何哉正甫其免夫

書萬曰忠扇 二條

寂然不動者誠也言藏於無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言發於有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言有而未嘗有也三言皆狀心也常有而不使其雜於有是謂研幾真能

不雜於有則常幽常微而感應之妙是知幾之神謂幾為一念之始者何足以知此

能以天地萬物為體則我不以天下萬物為累則我貴夫以天地萬物為體者與物為體本無體也於無體之中而大用流行發而未嘗發也靜坐而清適執事而安肅處家而和婉皆謂之發而不可執以為體常寂常虛可卷可舒全體廓如

示王有訓

嗚呼知無不足之理則凡不盡分者皆吾安於肆欲而不知竭才者也吾人日用之間戒慎稍縱即言動作止之微皆違天常而賊人道可不懼與可不省與王生有訓求書警語宜事於此

悟言

或有問曰昔也吾有會於聖賢之言視其言也若為豫設而無庸擇也則又有惑焉若曰胡為言不盡若是而使予孳孳矣乎已而意解失其所以然則又以為凡其

有言未嘗不予會而自滋惑也若是者何哉應之曰奚獨於言云爾也醫之為方也涼苦溫辛斂發補洩無一不備而不限人以一劑圖之於方隅也夷險行直遐邇委僻無一不載而不示人以一塗何則藥以愈病非可逆料問道適途視力之所至病去道通昔所言者非贅則妄無復用之矣學者於聖賢之言亦猶是也謂可棄歟或有以中人之所蔽謂可擇歟或不可以周吾之所求即其言之未盡也吾心得焉則是吾後聖賢而足之

言也其已盡也吾心惑焉則是聖賢先吾而誑之言也
故子貢之懼不言固不可公都之疑好辯亦不可楊子
之折淆亂尤不可彼有所待焉者也求之自有之中得
之未發之先而遇於相忘之後當其忘也不知其言之
在我耶在彼耶可謂似矣是故未至是而揣者謂之億
至是而執者謂之見億與見免者其鮮乎異端者見之
謂也故聖賢之言廣大弗遺變動不居惟其不居非積
至而悟不可得而據異端之言專而可守徑而易入惟

其易入故人咸樂而趨之偏門速効一隅小技亦猶是也彼沾沾為知硜硜為行炎炎為言者亦有所會矣其謂子何哉子慎無多問

日札 二條

在復古書院當大衆中忽省吾人當自立身放在天地間公共地步一毫私已著不得方是立志只為平日有慣習處軟熟滑溜易於因仍今當一切斬然只是不容放過時時刻刻須此物出頭作主更無纖微舊習在身

方是工夫方是立命此意須常提醒不爾又只一時意
氣興廢也

觸之不怒則驚之不懼投之不好則失之不憂斯須之
剛終身之防也堅者守瑕者攻

艮齋贅答

艮之象曰內外敵應不相與也不相與言不相入也內
與外不相入非內自固密者不能止其所乃固密也止
其所之所非言可及人之身至近而不可見不易動不

容執者惟背為然取象於背使人反求必如是而後無所入者可幾矣是故內無所欲外無所合不向道理生知解不逐作用增安排獨往獨來隨其所在不出其位非定性之君子烏足以語此戴君伯常書來曰吾少也學於龍山楚望臺以為生已矣安能如古人執陞楯自效以不辱先君子之教乎其後攀附輦轂以來猶以楚望名吾齋懼忘也比數十年宿衛周廬得列下士思為臣止敬之義朝夕惴惴焉其尚敢有他望則又以良名

吾齋以庶幾知止不殆其亦可以無咎矣乎往見雙江
聶公稱其門有善問者每談周易諸書即劄記其所言
以傳意者其即伯常乎如是則良之義蓋習聞之奚俟
余言而凡言之所不可及者雖思索推求無益也如是
則又奚獨於公乎使公能言其形似而伯常又即劄記
之以傳是輔與頰舌之象非背之象也姑寓問之

示楊生 二條

楊生某来自宜春問學於余而多文墨之好謂之曰此

余之夙證也當少年時精神無所收拾逐物移好今衰矣一藝無所成名始知悔焉即使藝有成於吾衰何補哉夫玩物喪志自養德言之養身在其中矣神不兩用物不兩大吾與若皆病身也而方逐逐可無懼哉

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聖學全功也不睹不聞心之體戒懼以存之此心常止而物莫能亂率性之道出矣止者中也道出而和達焉天地萬物莫之違聖矣乎然戒懼未嘗已也今言良知者多忽

致知之功而輕於作用豈未之思乎

閒書

年少精力絕盛足以有為却為血氣奔騰東馳西騫未能降伏得下及更歷之久百念漸灰方有收拾之計而志慮衰頹日月促迫有不及之歎夫復何益後之友朋宜以余為戒也人生有知不能無欲欲不得其道始流於惡然自古賢聖未有不由嗜好淡泊用度簡省而能有成者濂溪攝洪州時偶病危衆視其篋中無一長物

無欲之學固如此今欲師賢聖而又雜以世俗之見豈容兩得哉

書壁

五條

能以天地萬物為體則我大不以天地萬物為累則我貴處其貴用其大萬物以賴是曰三才

祝年莫如惜時愛身莫如務學故知道者不以事役形不以形役心其視頃刻也亦若萬古

惠迪必吉是謂降祥從逆必凶是謂降殃一念之正和

風慶雲一念之邪迅雷風烈祥與殃也孰甚

欲威下先反身欲保族先盡倫情不可徑思不可狎無
居贏利無昵私好則家治矣

嗜欲無窮時命有限妄得者侈過厚藏者蓄憂惟知施
則富不溢惟知儉則貧不屈

示後生 二條

人年少氣銳於進莫不思有所倣效向往故辨別路頭
為第一緊要路頭一錯先入之言為主終身不得出脫

其俗好淺薄容易逐聲勢為進退稍不覺察賺入其中
結裏只成俗態殊可鄙厭謹交游擇見聞是辨路頭實
事路頭既定人品從此懸絕

衣服飲食之間雖日用小節目却關係心術不細好馳
騁便落俗見務朴實便近天常食色固是至性然不可
無檢制故曰節性惟日其邁節是不敢任情自遂之謂
天性在人猶金出礦不經火候煅煉終不成器使用不
得至性亦然故節嗇一著乃煅煉之助到得不生貪著

即心體泰然焉往不利

寐言

十四條

天高地下日東月西山起有原水歸有委春近必雷秋
近必風自然之體也茲伏羲之圖乎非也自震而離而
兌而乾陽之浸也自巽而坎而艮而坤陰之浸也其在
陰陽動靜之交乎觀日以亥子觀月以晦朔觀歲以冬
至先天不可圖也圖其一陰一陽者觀之周子於太極
也亦若是

自內如外謂之往往主發生由震而乾是也自外返內
謂之來來主歸復由巽而坤是也數往者順順其後天
乎知來者逆逆其先天乎故曰易有太極太極者逆也
生兩儀則順矣逆順相感而化行故月從逆為朔嗚呼
是道也其微乎

月借日光信也陽稟陰育其精乎舍是天地無所施其
功陽全陰半語隱矣宋儒黑丸之喻又何億也象之以
兔猶坎之中陽兔本卯神所謂借之日者也又曰顧兔

象其顧而孕也又曰兔者吐也吐生光也易曰日月相推而明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莫不見之莫或知之先天之為逆也曷徵之吾徵之身目不逐境而內觀耳不逐聲而反聽心絕物誘而忘智口忘言詮而守嘿自外來感者我無馳也其可以大生廣生矣乎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夫子遺之子思

人之生也無姓無字無序無位無室無貨無器無用蒙蒙然未嘗歉也而真我存長而字之又長而行革之進

退之又長而聚積給遺之我始紛紛然亦隨而寄之矣
是故言其字則喞然嗔榮其進則鞅然喜增其聚積給
遺則充然得諸我出而真我亡故守真我者可以捐名
譽薄爵位一貧富齊生死而從諸我者失一物可以易
親疎念一言可以決性命

人日營營與外物交以我應之未始見其非我也久而
見化於物故舍事無心舍物無身整爾瞑目徬徨無垠
有如處於寂寞之鄉曠莽之野不與物對我乃卓然是

所謂對治也病去藥除何損於用世以不能去家室離鄉井為重遷不知斯人假宿丐食終其身而未之歸也悲夫

天地之間萬生萬死天地不為欣戚以其在天地未嘗有增未嘗有損也生死不增損於我我何欣戚故聖人寘之

麗吾形者是物非我擾吾思者是事非我釋吾累者是理非我斂吾散者是學非我置理學不講離事物不為

我將何在知我在者古今不能限智愚不能別高之不為顯卑之不為汙故常泰然無懼

毀譽能拂人之情桎梏能殘人之形吾有至富至貴者人莫之能辱莫之能榮然亦莫之能明夫惟不明聖人不得已而自鳴

世人喜偽粉黛易貌綺綴更形丹堊移室髹采辨器示之以真莫不厭之有言吾身本偽別有真我者存孰不以為怪

人但知惡外物而不知絕內馳但求解外膠而不求融
內見吾苟不欲物多奚緣物不相緣於吾何病未能者
知吾所止無彼此形視所萌觸非來去相隨知立化不
復因循是謂攝物歸我我大物忘蓋求聚於散其聚必
專煉有入無諸有不作

攝物歸我者無物非我牽我徇物者無我非物無物非
我者物化我也處紛雜而精不搖無我非物者我化物
也屏幽寂而神不靜知化物者不易反則化物者不易

離也是故往反者生死之機離合者聖愚之辨

人有冥然於識蕩然於守者何如吾試觀之雖冥其識不冥其虛雖蕩其守不蕩其樸見大人則厭然故百姓日用不知而可以與能聖人不為病

室穢則潔之身垢則澡之雜念龐心俗好熏心甘言誘心尤物賊心未有為之濯拭者何也故識變而後障除識泯而後混沌合

垂虹巖說靜

敬所王君訪予石蓮洞中與坐垂虹巖論學焉因請所得君曰吾有見於不息之真體矣夫天地之化生日月之運行不能外是體也而況於人乎吾觀於暮春萬物熙熙以繁以滋而莫知為之其殆庶幾乎明道得之名為識仁識仁者識此不息者也吾時而言吾時而嘿吾時而作止進退無所庸力也其有主之者乎予首肯曰然言雖殊其旨一也不息其功而已矣君問予曰聞公歸靜為說有諸曰有之請問靜何歸予曰君可聞者吾

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而聞也雖然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靜為之主乎然而必云歸靜者何也今之言者必與言馳馳則離其主矣離其主則逐乎所引之物其如吾雖言矣而靜何有所從出者存於其中受命如響如是而言如是而嘿言與嘿殊而吾未嘗有二主也斯靜矣從而推之作與止殊進與退殊常與變殊晝與夜殊而吾未嘗有二主也斯靜矣斯可以言歸矣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而無思者

思之位也如是而思思則得之矣又曰戒慎其所不睹
恐懼其所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不欲馳而離也又
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
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
行以為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其陋而不
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君釋然曰始吾聞歸靜之說
也固亦疑之今而後知即吾所謂不息者而非以對待
之靜言之也君將行請曰何以益我予曰不息其功而

已矣君於是悚然期以來年課其績

答復古問

嘉靖壬寅余訪東廓先生於復古書院自是丙午庚戌
凡三至至則邑之諸鄉先生咸在門人弟子從而列坐
者又若干人相與問難必數日乃能去間有問復古之
說於余者余答之曰字義有之十口為古古之為言傳
述之久也夫心之精微不可以嘿授也不得不託之於
言言之流布不可以遠致也不得不筆之於書自書之

所載與口之所授固有間矣自其形之於言與其不能
自言者又有間矣六經者聖人以其心之精微授人者
也始而為訓詁久而為傳註又久而發為議論敷為辭
章果皆不謬於聖人否歟是故六經古矣人之傳述六
經者未必其皆古也為之奈何復古之六經而已古之
六經何也不於其傳述而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是也聖
人遠矣心之精微不可得而求矣復之奈何復吾心之
精微不異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斯可矣吾嘗睹宋儒手

筆為之寶愛為之顧惜若不能釋手非以其書也念其
年歲之久不易見也矧曰闕里之履周室之鼎乎今吾
之心非獨吾一人然也宋儒如是孔子如是自文武至
於堯舜羲皇以上如是即謂之天地之先亦可也不亦
久乎夫以一物始於天地之先其傳至於今日其當寶
愛顧惜宜如何耶甘於棄失而不求其復者則又何也
陽明夫子所謂良知固指其心之精微言之於先生者
也去其世不數十年非若十口傳述之久也學於先生

者或失則深或失則易或惟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求其實反之吾心所以不異於夫子者乃不數數則又且奈何哉夫相去不數十年而傳述之謬正自不免乃欲求不異羲皇以來聖人之心吾懼其難也夫形之言者尚不可得又欲因言以求聖人之心之精微一無所謬至於天地之先其為尤難又可知也畏其難而沮者無論矣不知其難自以為聖人之言如是如是闖闖然而不知復不亦反古之道哉問者目瞿余亦神悚

讀雙江公致知議畧質語

第八條此龍溪極誤人處亦自誤處生蓋已嘗之毒不可不破口說明自來聖賢論學未曾有不犯做手一言未有學而不由做者嘗思孔門之學已於大傳開示明白至其教人只隨至擷掇便是如論語喫緊工夫無過告顏冉者言克己不離視聽言動言敬恕不離出門使民施人在家在邦非是教之只在視聽各處做工夫緣已與敬恕無可形容著口不得故須指其時與事以示

之未嘗避諱涉於事事物物與在外也至教弟子亦只在謹信愛衆親仁論君子好學只在敏事慎言其他門人隨問隨答若色難若言詎之類皆是實指其事提醒人未嘗處處說寂何也欲其即實事以求之俟其自得所謂語不能顯者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其立教之旨固若此是時惟老莊始有妙論與孔門便分兩宗後世分內分外分心分事自宋以來便覺與孔門稍不類豈非佛氏入中國談空說妙

後之儒者因之辨析遂有許多形容微妙語哉故區區之愚亦願長者於致知格物諸解釋處更乞渾融令與論語教旨相似即龍溪更不得肆其口舌而其失亦自易見否則不獨無以服其心亦恐落禪之譏隱然四起使長者苦心卒未得即達也如何

松原志晤

余與龍溪兄別於楚中垂今九年九年書札往復大段余以專提良知不拈學問為學者憂龍溪亦慮余專守

枯靜不達當機順應之妙屢期面晤究竟斯義壬戌仲冬七日忽自懷玉訪余松原余不出戶者三年於是連榻信宿盡得傾倒龍溪問曰近日行持自覺比前何似余曰往年尚多斷續近覺工夫只是一切無有雜念雜念漸少即感應處便自順適此是年來尋向路徑行持處也問曰工夫有先後否是時余為閭里均平賦役因舉似曰即如均賦一事吾輩奉行當道德意稍為鄉里出力只得耐煩細膩故從六月至今半年終日紛紛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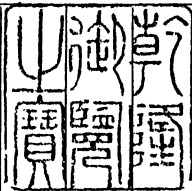
嘗敢憎厭未嘗敢執著未嘗敢放縱未嘗敢張皇未嘗
敢褻侮未嘗敢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雖
甚紛紛不覺身倦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
謂此即是靜定工夫非止紐定嘿坐時是靜到動應時
便無著靜處也問曰君信得乍見孺子入井怵惕與堯
舜無差別否信毫釐金即萬鎰金否曰乍見孺子乃孟
子指點真心示人正以未有納交要譽惡聲之念無三
念處始是真心其後擴克正欲時時是此心時時無雜

念方可與堯舜相對次早縱論二氏之學及叅同契龍
溪曰世間那有現成先天一氣先天一氣非下萬死工
夫斷不能生不是現成可得生機出於殺機不殺不生
天地真機故水能制火不激不滅木能出火不鑽不然
此一部叅同大旨也余應聲贊曰兄此言極是世間那
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生也不是現成
可得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
放馳逐無有止息茫蕩一生有何成就諺云現錢易使

此最善譬。今人治家亦須常有生息，方免窮蹙。若無收斂靜定之功，却說自有良知善應，即恐孔孟復生亦不敢承當也。於是龍溪為余發揮此段意義，極其痛快，以為學者若無工夫，只說良知不獨無所於得，將使後生文其恣縱，助其輕俠，妄毀儒先，凌傲尊貴，此真吾輩所當領受，非細事也。予因請曰：吾輩所以必須學問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來各就氣質偏重處積染成習，遂與良知混雜而出，如油入麵，未易脫離。

故雖雜念已除而此習氣消磨難盡臯陶所言九德皆
自質之相近而言但能不墮習氣中便是成德即堯舜
亦且兢兢業業以應萬幾况吾輩耶誠不可以平日良
知虛見附和習氣順其安便以為得手須是終日應酬
終日收斂安靜無少奔放馳逐之病不使習氣乘機潛
發始不負一生談學耳龍溪聞之不以為妄盡吐心腹
彼此悔責各取短長無復隱恕一時感觸真有一日蹉
跎夫不復生之勇既而徧訪雙江東廓諸丈重来執別

因念九年一晤時不易得切磋真誼可質鬼神即恐遺
忘又成虛漫瀕行手出一冊索書前語於是次第嘿憶
不加文飾聯綴筆之冀別後時一展閱常如松原對榻
時是別猶未別固千里命駕之心也



念菴文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念菴文集卷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寶

謄錄監生臣何均

欽定四庫全書

念菴文集卷九

明 羅洪先 撰

傳

懋齋李公傳

懋齋李公者吉水谷平人也名勳字功大先世多顯達而公曾祖仲和為會昌訓導仲和生從遜從遜生即溫即溫為人長者少敦貞介之行年三十不知卜婚里人

號為拙隱君後娶蕭氏生三子而公在仲少微吃兄熙數苦楚之間不速對輒擱面固不容啼泣也母見面墳赤疑曰兄擱汝耶曰無也於是家人莫不憐公拙隱君賈懷寧有息產公因留為懷寧弟子員是時年且三十有二同舍生咸以課業推公及背誦諸經子書又不遺字其條貫首縻悉有口傳屢為督學御史賞識比鄉試輒忘試目所坐以是竟不一遇又二十年以歲貢上禮部而拙隱君年又甚高求便養得河南新野訓導訓導

故不得抗學諭督諸生諸生課業既無口傳每試教諭
未有知指摘者公乃日夕為說書正課業人人聞所未
聞即有品評一一皆當莫敢背語有勤業者助膏火夜
且具食勞之於是教諭讓服而諸生亦競文相高舊習
一變新野久不舉鄉試陰陽家指學宮阨倉儲為解會
御史戴忠行縣公白徙倉未幾諸生蕭聽齊雲相繼舉
而新野地易歛市妖游食甚衆公病之號於衆曰教化
所以閑風俗風俗不經教之辱也今聚倡優誘無賴為

奸汙諸生行又擣搗蹴踘射注能傾人家夫民性若水
易下也耳目染濡將室家奔潰敗產廢業父兄何利焉
其共逐之隱弗告者治如法未幾竒衰為之越境而徙
公故奕健善濟事成化乙巳河南大饑流移載道令不
能掇公捐俸施粥待之多所全活嘗攝縣朝廷遣中使
禱太和山沿途怙威索賄公一莫應且啖縣民挽車訴
貧中使懼夜遁去當道數廉其才而公亦以九載當代
至京師考最陞永豐王教授永豐懷順王者賢王也文

而下士往時衛教授老而罷教王諸子無狀數蒙詬詈
及見公豐頤長髯肩背負鍾衣冠甚偉乃大喜謂諸子
曰李先生真教授也而輩無若視衛然公朝王從容援
古今賢哲事為諷王亦從容引謝退必起送盡階乃已
未幾懷順王薨而長子嗣王不敬喪公為書以諫其略
曰臣聞三年之喪天子達於庶人無隆殺者本人情也
今王喪未及暮而飾炫輿馬國人駭嗟臣竊悲先王之
盛志不續矣臣聞祖訓者高皇帝所以保佑後人慮至

遠也今有十金之產猶思念其祖父獨奈何輕身犯不
諱乎夫御女太早則體不內充馳馬逐獸則氣狂奔而
易竭内外交蔽欲求永年猶膏自焚而燕之薪也蔑不
燼矣且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者諸侯之孝也今王歲祿
不增而賜予太濫薄視先王親戚婚嫁不時宮室蕪穢
殆未可以聞於上也臣愚謂非痛抑而力改之不可以
保國謹上十事一曰法祖二曰厚倫三曰勉喪四曰親
賢五曰遠色六曰謹玩好七曰絕射獵八曰馭下九曰

別嫌十曰節用惟王裁幸馬書上王頗悔悟而公亦有
拙隱君喪將告奔王曰嘻吾可一日無先生乃上教授
善狀請無注代而自給半俸終喪公傅王十六年宮中
事無弗與聞後王禮意稍衰公覺之棄官歸王弗能留
念公勤勞請進階淮王右長史致仕復終身上從之公
家居十五年族戚無少長莫不敬憚公公正容體謹言
笑性峭直喜面折人人有過多自掩匿懼相聞後里中
盜起白晝殺人過公門呼曰公幸無恐我輩何敢傷善

人蓋劬勩二年竟如言公娶曾宜人生四子璞璘璿璣
女俊嬌適先大夫山東按察副使羅某封宜人曾宜人
者石瀨曾文簡女也性質木勤女紅公居貧賴之年三
十二卒懷寧懷寧張慶遠者重許女而慕公聞曾宜人
卒以女歸是為張宜人生子琬女阿嬌適弟子員張京
魯宜人之卒也四子幼先夫人纔七歲張宜人婚嫁無
所分異以慈煦稱自公上世多壽考拙隱君壽九十有
九而公亦九十有二卒且二十年不得塋洪先悲焉嘉

靖戊戌正月壬午墓公周嶺社山前甲後庚兩宜人祔
左右是時子璞璘孫倪健先卒視墓者獨子璿琬孫儼
侃偉佐六人云

張簡肅公傳

國家當盛治之時必有維持培植之人生乎其間其博
厚純實剛介平恕若出於天性而不可已未嘗有矯戾
眩飾纖靡慘薄之態入於見聞是以朝廷刑賞簡當公
議清明天下趨向咸歸一時君子恃之得以無恐譬之

少壯之年元氣充滿起居以時嗜好有節自足以凝精而握固不待服食導引之外助嗚乎此其所係如何哉某數歲有知聞先大夫與客談皆弘治時事且謂當時六卿大臣江右有安成張公浮梁戴公二公行事酷類古人至若剛嚴難犯張公又其最也我朝政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為極選而競進者率規計恐後公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為國家建勲業甚幸沒沒徒老文字竊所恥也於是自兵部郎中

出為浙湖兩藩擢副都御史巡撫山陝進尚書都御史
掌院事歷仕凡四十年所在咸有樹立縉紳之間倚以
為重其後閹瑾用事憚公執法相尼一日假內降促令
致仕公去而紀綱廢矣悲夫公致仕時瑾遣人道偵之
禁假官舟且不得與有司見公乘敝艇至徐州洪觸石
敗漏適先大夫以工部治洪夜且半聞扣署聲問之知
為公也於是密往慰勞時寒甚衣盡濡乃解裳治具相
授雞且鳴易所乘便舟以行臨發公慨然曰吾受先帝

厚恩恨莫能報賴君復生吾有孫當以今夕事語之必且遂吾志也先大夫灑泣而別後洪先既長見公孫御史鼇山詢其所聞於公良然御史者即公所拍之孫也御史嘗為余言公初為郎中奉使畿內夜遇盜劫其囊得俸銀七兩慙悔而去一日屠人告衙隸易公銀同官給之曰焉知非張衙銀乎屠叩首曰張衙惟有俸銀以是知之是時為浙右轄尊貴家口衆矣日料肉止一斤公子某以歲久來省體魁碩食無數人公笑曰吾固慮

汝不飽也尋遣歸楚中任滿庫羨金二萬餘公盡籍錄之副在諸司歸見路夫人戲曰汝常笑吾貧今羨二萬不已富乎自夫人侍公至是始聞戲言則為應曰得子孫無飢寒常如今日足矣於是相顧一笑公不獨在官無所私也即以小物餽遺亦必有義路夫人卒有以悅奠者公返其人御史從旁問故公曰悅以為奠知我廉矣不知悅非奠物也我故返之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觀夫人之言與其處子者益可信矣此至隱細

者也當陝西用兵即有俘獲止有地方事入奏不為張大語故事兵部多幸外功冒恩賞銜公所為妨已數窘詰之竟不少變及督漕運入京諸閣用事者聞公名樂與結納因李西涯戴浮梁傅新喻三公通姓名復以名香為壽冀得往謝公固辭曰三公以公會故得朝夕某則不敢三公強之公不得已各報以幣使者纔入內城急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內交忍一旦自敗乎其後劉公薦公於上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忒難為人耳

公之處已若此然遇人無問善惡休戚相通不為峭厲
山西鎮守閹人劉瑯以公不便已入賄於朝移之陝西
及代者至相視無禮悔思至於泣下掌院當考察京朝
官三山林公為吏部欲清汰鄙薄以厚風俗公於中獨
多保全有坐帷簿謗者咸欲黜之公曰彼不幸而有遭
非其罪也曷謫之使自勵嘗曰寧失不明無為不仁林
公亦莫能奪瑾之害縉紳也多訶倉庾之虧以為奸賊
公坐楚中耗糧三百石禍且不測翰林武功康公與高

陵呂公皆公賞識士也康恃瑾鄉里故以弄語調瑾曰
公陝人也陝人愛張某如父母忍相薄耶瑾意始解其
後呂與御史云然呂素鳴康之寃言之將以揚康也然
公忠厚之報於是乃見夫喜功者易於矜而持正者近
於刻公捐辭美秩視若贅疣竊念一時意氣激發若可
矯強至於功名之際不事表白與人欸欸而自操之潔
凜於冰霜非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迭用而不悖者烏足
以語此古人有言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近名

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公
不其庶幾乎宜其遭遇聖明先資畢效以身壯國逮擯
斥而不悔也蓋嘗因先大夫所論推之當弘治時朝廷
之上未嘗無小人也雖其憚於公議限於刑賞欲亂君
子之所為而不可得亦以君子者以其道相勝是以得
久於位稍行其言以遂其維持培植之力若公者是也
彼徇俗以就功名之會委曲以拯時之艱斯人也吾莫
得而詰矣惟任己者悻悻以自是皦皦以自異其始未

嘗不藉口於公輩也然飢寒之慮或奪於妻孥利害之機或間於朋友賣直則許陰細而忘大體好剛則觸凶虐而啟釁端理不制欲之流誠不勝私之積內乏堅凝外無孚感卒之不免於矯戾眩飾纖靡慘薄之歸而小人相乘翻為鑿戒國家元氣因以摧傷若是者視公何如哉使其有以自勝即不幸擯斥矣其於世豈竟無所補哉此余所以語公行事語若頌而不厭也御史所述皆志銘行狀所未載且憶先大夫遺言不敢忘忽竊緣世

誼別為列傳抑亦備史闕文冀或風於君子云爾

永新文竹周母劉節婦傳

予過永新謁譚烈婦祠觀八磚血影歷數百年不磨滅
徘徊感愴久之已取道入文竹崇市而又聞有江周兩
節婦者颯颯乎有譚節婦風江嘗旌於朝周節婦同而遇
異也里人士共悲悼焉予於是作周節婦傳節婦大社
劉超邦之女也年十七歸周生養清無幾養清由邑諸
生鼓篋北雍強婦從行婦以姑衰疾留侍朝夕菽水湯

藥越二年周生抱病歸夙夜籲天請身代既沒婦痛盡
誓不從地下不已時厥孤育卿甫三歲家老長指而諷
之謂而即死耶而不念而夫綫緒耶婦始悟迺嚙指血
滴周生柩曰今而後敢於君之盟是貳有如君敢纖微
不督兒於成有如君於是卸鉛華屏釵鈿闕處寘窈女
姻宴好絕不往來曰我孀也宜然育卿稍長婦泝泝統
佐之學每夜歸必篝燈火與相對時時稱說周生之蹈
履與其志所未竟者勗育卿識勿忘也育卿遂強學入

南雍婦撫育卿幾何年匪金而堅匪玉而瑩即里之頑
悍者莫不交口稱節婦年五十八卒卒之辰堂中地裂
數尺許隱隱如雷鳴人謂精氣所觸激眎八磚奇蹟鮮
甚異先是邑大夫嘗以婦事白於中丞御史督學使歲
給粟帛而薦紳士文學弟子共作為詩詞以咏歌之安
成鄒東廓先生手筆爛然特著嗟嗟婦之節其庶幾不
泯矣夫庶幾不泯矣夫維昔在大猷天子親巡狩太史
氏陳詩以觀民風二南而下獨柏舟有奇節助流風教

最大故仲尼采之紀籍垂之千萬世而不湮沒今國家
歲遣直指使代狩察謠問俗儼乎先王遺意有如按茲
土者推隱拔潛輔翊世教則諸君子所咏歌不可采而
聞之上乎吾意婦之節駸駸乎並柏舟風後世矣奚獎
且旌之足重為雖然婦當夫之亡也知有死耳卒之一
死以不死其夫要以求無怍地下第天理民彝自有久
而不可泯者在婦何心哉婦何心哉婦閭行多懿淑予
不悉紀紀其大者使後世知有周節婦云

周宜人傳

員外公配周氏余王大母也以先大夫貴始贈安人進
宜人父德柔祖叅議公紀宜人長宦邸貴重矣比歸員
外公主家政故無長物食指繁日有賓客之事經衛公
剛嚴難事飲食供具稍遠程節輒詬怒不御員外公率
諸孫跪解或竟日不得命宜人自入門兢兢捋過以織
紉補不給聞堂上詬怒聲即以手自擣含涕向杼柚亦
竟日不敢食諸妯娒慰勞良苦宜人曰我不善為婦取

怒翁大人非翁大人苦我也自非大疾病與大故未嘗
一日不在杼柚間亦未嘗一日不藪藪含涕然竟不能
令家有長物先大夫在三子中最善事母宜人亦鍾愛
之先大夫從外傳書歸宜人顧曰兒飢來耶即投杼取
殘食哺之先大夫見突無烟受食返半意以讓母也宜
人曰何不盡啖先大夫曰我飽固不能強宜人心憐之
撫其首遣曰我兒何慧也即又反面涕泣然承睫下不
忍令兒見之嗚呼悲矣悲矣宜人年三十九夭於產難

後二十四年而員外公卒余皆不得見第歲時侍先大
夫御燕私或節序持觴為壽輒掩泣曰天乎胡不令我
父母嘗鬻肉卮酒少厭兒心乎因自述少時事若此又
言宜人背棄後從外傅不能償束脩傅強持書篋去乃
發憤自閉空舍中誦書父不我省也一日聞書聲從戶
外窺曰汝能然乎則又掩泣曰使母在能織紝斷不令
我至此嗚呼吾從兄弟且八九子姪十餘人皆宜人之一
身也此數十人者今且餘蠹書而殘鼠粟矣家無嗚

嗚之威人負訑訑之色雖強之學不從也而見人菜色
鶉衣者即族屬莫肯與揖即相揖首不俯目且流視彼
知昔日何如哉公與宜人日遠先大夫遺言不聞將無
有見遺器而訕譏者乎噫嘻

上鏡徙柘口心全府君傳

心全公名彛字性常教授之子也教授被逮時諸子卒
於繫係獨公間關扶持無恙教授以公可托宗祀受密
計獲免食苦務學儕輩多推先之是時方重辟舉有司

及卿大夫以明經薦公念教授死非命飲恨自廢屢徵
不就而終身為里人師里人欲延師者即竊歎曰安得
如吾性常者乎每歲聘啟交集几案公莫能可否或先
期率子弟肩輿於門候門啟擁公往甚至相爭於道既
為有力者所得則各遣子弟來館舍不能容其見重於
士人如此然公於子弟不獨以課程督率其立教自言
動食息具有規度子弟入其門無敢譙訕嬉遨佻達道
遇長者拱手趨揖旁立長者未過不敢行不問可知為

性常門人是時陳公本深為郡守待以賓禮郡中碑版
文記多其授筆陳在郡十餘年公雖與稔交未嘗有私
謁陳亦禮之不衰今之為人師與土人交者自獻以求
之耳非有求於我者也而為之守令與其子弟者亦不
復有令名此其相待以成者非耶噫

前村黃節婦傳

曾子有言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貴剛毅也嗚呼奚獨士人在女婦不尤難乎哉夫秉彝

之良雖則常存顧其質有強弱俗有淳偷時有順逆勢有易難當困苦拂鬱之會持端嚴貞淑之操非其性行剛毅質任直遂義集於暗合非歆羨以為華知囿於先聞無疑似以相間宜莫能勝矣濂溪言性歸之剛柔善惡有以哉故余傳黃節婦事務本性行不獨明婦常振世教抑亦著剛毅之善使學者反求之黃節婦者名某姓周氏吉水人左庶子崇述曾孫也年十八歸同邑黃子仲子仲故業儒劬於書次年生子協華六越月而子

仲天協華將及暮體羸甚家故無贏歲收僅僅百用空
絕周安之內人相對撫慰咸指乳兒嗟咨故以言試探
伺釁隙或可乘周俯首不一應比寧母家內人出語
更多可憐且為慮終身久遠非旦夕可目睹令早自計
周性故奮烈面發赤不能忍諍之曰汝誠人耶乃向吾
開此口也誓不復與見即日趨歸禁婢子往來不容一
人至其門如是者十餘年而協華亦漸長則出其織紉
令從師稟學且曰汝父力學志不竟汝當成之若窮達

固有命吾不敢過望也以是協華為諸生數十年無所
遇周安之如其初今六十有六力衰矣猶織絰自給云
論曰某自少喜談節義事有所聞輒思紀載俾人傳
誦冀其或知向方聞有黃節婦者顧未識其子也歲丁
巳督學憲使王公宗沐訪余石蓮洞中因言近世旌典
鮮能盡舉余為畫曰命之表宅出於朝廷誠未易也體
朝廷德意致而布之下邑遣使具禮及門存問此又何
禁不足以風乎王矍然起謝曰恨不早聞之明年吉水

存問者二人周與馮是時始識其子得詳其性行嗚呼
女婦本弱植也而士人乃往往以窮達改慮豈無剛毅
如周者乎豈歆羨不可以語性而疑似固足以賊道也
乎嗚呼

叙嶺下陳節婦事

陳節婦者里中陳洪妻校之母南嶺劉理同女也理同
嘗夢蓮香異常品既覺猶聞馥郁滿室心異之會妻某
當免身祝曰幸而生男將大吾門乎已而舉女訝曰是

何兆也因名曰蓮珠稍長性決烈端凝與諸女治女紅
諸女莫敢嬉笑相向年十九歸洪居三月同侶促洪商
洪以新婚未決劉毅然曰男子安能顧室耶亟為治裝
是時已覺有娠洪乃強往既一歲果得兒即校也明年
洪歸病瘴抵家困瞽不省人劉納校洪懷中大慟曰汝
不念汝此塊肉耶胡遽至此極也洪聞聲稍甦顧劉曰
我負汝言出而卒劉呼洪不應乃以手擣胷頭觸地流
血求與同死息僅僅相屬久不得死則走就溺家人挽

出之凡三溺又不得死遂不食既數日又不得死家人
懼且就縊日夕嚴守之無間劉乃抱校哭曰吾終不得
與汝父同死耶自是哭必氣絕聲枯乃已聞者無不菽
菽淚下既免喪家人疑其事洪日淺或不能留故為調
語嘗之劉乃頰色叱罵曰汝以犬彘視我乎竟與言者
絕不復見即妯娌不與同坐即坐不與多言嘗懼其有
他也當是時繼姑周主其家劉奉周如所生周亦惻惻
憐愛之見其日夕閉戶績維蔬食常如初喪時勉令肉

食劉泣對曰我寡婦也焉敢當此校稍長教之一準於禮且婚矣督過之不少貸嘗曰我不負汝父而負我哉校跽請罪怒解乃已其後校有諸子治家嘗如蔬食時有餘即以推與貧者曰是人所遭猶我身也嘉靖丙辰年七十守志五十年云洪先曰嘗觀漢時條令孝子貞婦長吏必覺察以聞漢治近古有以哉夫人之為善性成者上也教習則其次也畏威遠罪又其次也旌淑之典不行而望美俗卓行踵出難矣今制節婦五十則旌

然二三十年來未聞以是事上聞者何也往見前令王
某詣住岐陳節婦門拜而禮問以為希談嗚呼其果希
哉予家有羅洪一妻李氏年亦七十餘與劉事類又且
無子今猶績維自給也而里中曾生煥母亦為人所誦
豈天性未泯有不待旌而勸者耶或言劉生而異兆何
居應之曰性善常也不待教習者異也出泥滓而不染
殆其類矣夫旌者表異也異矣而失旌於兆也何尤

田心象溪張君傳

象溪張君名幼楨字植卿吉水田心名家也少穎敏博洽八九歲通文辭十餘歲試諸生督學憲使空同李公竒其文舉前列而是時西墅翁珥亦為諸生每試顧先翁於是有名邑中廩於學九舉鄉試不利年四十六以歲貢上禮部而翁之年亦已向老遂授郴州學訓導以便迎養已而翁不樂往踰年丁母憂歸復補台州府學君雖以祿仕然師道端嚴在郴則以詩書課藝文不令蕩弛而台有金一所諸公行誼學術名一時君虛心往

來樂聞其語諸生執贄見者無貧富盡絕之諸生知其
然不敢以貨取往在柳有以古琴為儀者君拒矣家人
誤攜以行至家覺之必返其人其生平絕裂堅執若此
其意以為吾受非義以奉吾親即陷吾親於非義吾何
以為人師哉在台纔二年一日思翁不置投狀當道乞
致仕適河南鎮江教諭檄且至納之官竟棄歸前後兩
入官留家侍翁獨以身往既歸與翁同寢處一飲食必
手致無他故未嘗輕去左右也君於奉親盡力矣然與

人顧寡合絕不能以辭色假人即隆貴未嘗稍有依附
借氣力以自便聞其不善望望去之惟恐或誤投足沾
其餘穢以故人鮮得與之交然交游中信義篤厚固莫
有過於君者往為諸生至友人藍瑜家藍中年罷舉業
家亦落莫君往來一不減少時藍既貧老無子病且死
君日夕撫慰即以事返田心田心去藍家數里而限一
水徒步僕僕朝往暮歸未嘗少輟比卒親為沐棺治殮
經紀其後無憾乃已此非有所為也然或以為少年故

交未忘情耳當貢京師時邂逅與邑中貢士張冕為同舍張挾厚貲而寡侶病且死以後事屬君君踐諾甚謹封識囊篋飲食其子至歸櫬寧捐已貲於張不少損也家居七年遠近漸重其所為於是縣大夫咸賓禮之以為可以矜式士人君亦嚴重自處終日與縣大夫相對口中未嘗有軟熟語縣大夫亦未嘗不欽欽也君素彊盛善飯性不畏病西墅翁偶沾疫君滌穢烹劑踰日亦病翁病亟君猶強起命治後事翁卒而君病已危不能

號因擗胸氣憤憤不能下遂困替後十日亦卒是為嘉
靖己未四月二十八日距其生弘治乙卯壽止六十有
五余往哭之慟蓋傷善人薄佑而天命之難謀也為之
躑躅久之又念天固奪君君之行事固不可泯因叙其
平生為之傳遺其子咨伯亦以代誄招云論曰侍疾者
言君自翁卒即絕食拒醫藥以是不起或言君令治翁
殯室須稍大意將為倚廬計嗚乎推君之心何所不至
此兩事誠優為之即使君不甚病或強藥食病起或未

即廬居其平生孝友侃侃自足不泯觀君者固有在也
人之強於善者以有名義要束耳夫名義者耳目之所
可及未若謀諸其心也謀諸心固有耳目不及者矣君
于人情習而安者顧於心覺其不義即一物之餽不使
浼焉其肯取非其有乎不肯以親故受其汙其肯隱忍
於其身乎君之官一郡邑博士耳使其位稍進處風波
靡蕩中卓然獨立其振綱紀作貪懦豈小補哉自君之
先吉水多鄉先生其行事大抵守己而無他徇各成節

行之竒終其身不為變君蓋有所師法深信而不移所謂斯焉取斯茲又其一驗也然世之資於君者乃獨不遠嗚呼君則已矣有如聞其行事將不足以勵世俗表士規而聞之觀風豈無惻然而興歎跼然而起敬者乎

念菴文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念菴文集卷十

明 羅洪先 撰

說

見義說

易之八卦庖犧氏先天之學也庖羲氏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教天下於是象天法地遠觀近取見至蹟而不窮者不出於有無之相因始設竒偶二畫以象之

二畫錯而八卦成八卦錯而四圖著是卦畫者庖羲氏
之文謂圖無文者非知圖者也圖之文不一陰陽消長
之象則一陰陽消長天地之變化也於先天何居且夫
先天云者言夫天地之所由始是天地所不能與也而
況於人乎夫安知其逆順與否而又安所據而圖之哉
嘗試言之先天其源後天即其委也善窮源者必循其
委即變化之所由始而天地可推矣是故觀圖之自震
而離而兌而乾則一陽漸長之象形焉陽主發動其機

行之竒終其身不為變君蓋有所師法深信而不移所謂斯焉取斯茲又其一驗也然世之資於君者乃獨不遠嗚呼君則已矣有如聞其行事將不足以勵世俗表士規而聞之觀風豈無惻然而興歎跼然而起敬者乎

念菴文集卷九